

六

書

類

纂

六書類纂卷

興山吳錦章學

讀篆臆存雜說

叙曰籀篆之迹具存許書世之講小學求詁訓者舍是無由然自東漢至今傳摹不知幾何次其說解之譌脫筆畫之增減十逾三四謂今日二徐本尚與原書脗合誰其信之若墨守其詞不免膠固而矯罔過正或反以不誤者爲誤亦非實事求是之道總宜平心觀理折中一是不墮於偏斯足貴耳茲僅就鄙見所及凡疑而弗安者雜記之以

二言類集卷之六
一
埃參攷姑名之曰臆存誠欲自抒其胷臆以探六書根柢
究其離合非敢訾議前賢獨標異悵博好事之名也後之
君子覽而警焉

式古文此疑非許說也上古羲皇作易一畫開天倉聖制

造文字自必從一而起是一爲天地間第一古文而許
君不言者以一無二形籀篆與古文無異不待言耳弋
弋等字或晚周所增以誌數目防詐僞如俗用壹貳等
十字同意恐原書未必采錄卽錄於一下亦當日一或
從弋必不曰古文一也許君窮究六書博通古今豈開

卷第一字卽顛倒如是有是理乎桂氏謂小篆省弋爲一以趨簡便斥戴侗之說爲不知李斯制字之意亦君子之失言也豈其然哉

天

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

夫

丈夫也從大一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十尺故曰丈夫

立

住也從大立一之上

一者地也大象人形此三字皆從大從一於六書之法

天爲會意以一大爲天與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例同也夫與立則爲指事兼象形字何也夫之一象簪形立之一象地形大皆象人形一非一二之一大非大小之大故不得爲會意凡會意之字必合兩文三文用其本訓

乃合古法如夫立等但取其文之虛象皆於本訓相遠
又當隸別體或兼一兼二者亦有之若概指爲會意謬
矣六書首重字形然形體中皆有理解知其理則見形
而得義千萬字可豁然貫通不知其理雖強記亦無益
也六書似此者甚多特發其例如此

上高也此古文

上

篆文

今本如是疑脫去二篆及說解亦

古文上五字觀下帝旁兩字及平言等皆從二可見也
倘原書無二篆則帝言等字何所從乎且示部示下有
從二二古文上之語則上部上字下必有二篆也此宐

補入惟以上建首係標明指事之例二篆理應居次段氏改二爲首又刪去秦篆之彑皆非許意

雱

籀文

此亦可疑有偏側之義不必從雨雱當爲水部

滂之異文不知何時誤移於此併刪水部之雱耳

帝

從上束聲

此決非原文帝形從二不從上帝又非束字安得

云從上束聲疑帝字從二從帶省象人君居上端拱垂

裳與古文君字一例爲象形兼轉注字夫𠂔束非美物

古人制帝字何所取而以爲聲且形又不全其非束明矣○又古文帝下有古文諸上字皆從一云云此讀者

見無二篆因注此以記之非許君之語

環

璧也從玉環聲

此下當有日古文環許君遺之歟抑傳寫者脫

扁歟皆未可知說詳後予字下

璇

瓊或從旋省徐鼎臣云今與璿同

此璿之異文音義皆同誤移瓊下宜

改正至璿之籀文獻係夂部睿之篆文與從玉之義無涉非璿之異體宜刪去玉部獻字

柴

燒柴焚燎以祭天神從示此聲

此解有譌脫燒柴之柴當作柴此聲當

作柴省聲與榮從營省聲均爲轉注字祠訓多文詞亦應作從示詞省聲乃止日司聲亦脫誤也又如夕部之

姓卽古晴字訓雨而夜除星見其字當從夕星省聲乃亦云生聲與說解不相應世誤以爲形聲字而不知實轉注字也轉注者如水之流行從其正派中分出一股轉而旁注不得其全形而受其餘氣如考老履屨等字及各部中省形省聲者皆是也觀縈瑑姓昏數字卽可參悟總之一言以蔽之曰似形聲會意而與形聲會意之法皆有不合則轉注之體生焉明乎此理知紛紛言轉注者皆未得許君之意不可以論六書其詳已具原體編茲特附見其例以補所未備云

辰

社肉盛以蜃故謂之辰天子所以親遺同姓從示辰聲

此亦轉注字。辰之取辰聲。

正由盛以蜃器轉達其指當作蜃省聲始與說解相應。今本脫去省字。又譌蜃爲辰也。社字係胙字之譌。天子賜胙豈必社肉。或許書從俗作祚。而拘滯者以示部無祚而妄改之歟。許書說解中頗用俗字。蓋以篆隸各體作隸自不妨通用。以便省覽。但不用馬頭人。人持十。鄙里太甚者耳。段氏遇此等字。悉欲照篆體改正。是未究其指矣。二徐本脫去省字者甚多。不勝駁正。聊舉此數字。餘類推之。

萌

艸牙也。从艸明聲。

今茗字當作此。周官占瘳乃舍萌于四方。鄭康成曰：舍萌猶釋菜也。萌菜始生之偁。與許訓艸牙意同。茶薺亦艸木類。其始生之葉皆可偁萌。周官舍萌卽舍茗也。茗古止通用萌。後乃譌明爲名。別出茗字。或云今茗字當以偁代之。非也。

笑

艸也。江南人食之。下氣。从艸天聲。

此卽古笑字。見鈕氏說文注訂。愚謂下氣猶俗云順氣也。人氣順則心悅。故引申爲笑。許書必有一曰云云。後脫失耳。女部媠訓女笑兒。從女笑聲。兼會意。女子以笑增其媠冶。故會笑之意也。隸變作妖。

從夭天訓凶短折無少好之義譌媿爲妖致與祆孽之
祆無異大謬又示部禘字亦譌體法宜從夭不知何時
加艸頭於六書之理北牯原文必不如是

兆

分也从重八
八別也亦聲

兆

古文𠄎
○卜部

此二字形聲迥異義亦不同兆

古以爲別字書分北三苗北卽兆之譌以篆形相似也
若兆字象灼龜坼裂故五畫短長不一正肖其參錯之
皃從未見以兆爲兆者漢石刻皆作𠄎印文姚字亦同
又攷周散氏盤銘洮字從水從𠄎可見北字形體自古
如是今本實無譌舛段氏乃疑卜部之北爲後人妄增

而刪之定以火爲地詳爲之說未免賢智一偏之見近亦多駁之者當仍從古本勿爲所惑也

否

不也从口从不

此字又見不部論者以複出宐刪而不知不部

之否實非複出其誤由口部之否係音字之譌傳寫者脫去上一點遂成否耳音今在丩部當移還口部音訓相與語唾而不受係從口之事自宐屬口其云從丩從否否亦聲者則妄人所臆增也音當從口末聲木古透字見金石文象火之上出又象鳥高飛入雲如詩僞鸞飛戾天者其字當屬丩部不知何妄人因說解譌脫難

曉乃改爲音字。又增一欽篆而木之文遂亾於許書矣。至否字從不口聲合形聲之法自當在不部並非複出。祇以口部音譌作否遂致展轉馳誤不可究詰信乎古書之正僞難識昌黎之語豈欺我哉。

口

張口也象形。音坎。

此文疑有別解未完攷本書並從干口凶凶字亦均從口形當作一曰地有穿陷象阮坎之形其義

乃全。

單

大也从叩單關叩亦聲。

此字疑從叩從華省聲單或亦古器物之名與畢率等字同意又攷周姬單匱銘單作單上半似

器今作

字下半似從車省車單聲近惜無確實佐證疑

不敢定或云從車省說亦可通然未得確證不可信

器

皿也象器之口犬以守之

此必有脫誤象器之口不辭器豈必有口

乎疑云象器之多或云象器四面陳設蓋器與品皆衆多之象也口字決非原文陸氏亦正釋文引說文器皿也飲食之器從犬器聲說亦可通然云從犬則當入犬部卽此以觀各部所屬之字彼此移易遂併其說解而顛倒脫落尚不知其幾何安可奉二徐本以爲不刊之

典哉

翹 趨進翹如也 从走翼聲

此字妄人所增宜刪論語云翼如者謂行

步舒展如鳥之振羽蓋形容之語若從走作翹則直訓

行如鳥翼不得云如矣二字文理不貫許書必無此字

嗣 从册从口司聲徐鍇曰史讀其册故从口

此說非也嗣者諸侯嗣國受册命

於天子司其國事口即古圍字與邑或字從口相同非

口舌之口司者主也小徐誤口為口而忘邑或字之從

口也故有此妄說大徐引之以釋字義謬甚

干 犯也从反入从一

此為干之一義而非其本訓也干為兵械與

戈矛同類其文作干上岐出而平故开從二干而曰上

平也。干當以象形爲本訓，而以指事之干犯干求爲引。申疑原文有兵械也。象形。一曰犯也。等語而傳寫者脫扁之耳。羊字亦象木有枝，羊故南字從米，羊聲。當讀若梗說亦脫扁，並從干下。義未明析，說解亦似未完。

丙

舌兒从谷省。

丙

古文丙，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竹象。他念切。

右

二字篆文說解俱有錯誤，又脫一篆，今改訂如左。

丙舌兒從谷省象形。一曰竹上，皮讀若沾。○丙古文丙，讀若誓，弼字從之。○丙亦古文丙，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以上小篆古文共三字，丙讀添去聲，本象舌形，又爲竹。

上皮皆讀若沾沾古添字古不拘平仄故可作去聲○
丙古文囟讀若誓彌字從之傳寫者誤入囟字下與讀
若沾相連小徐不知其誤乃於弜部彌從弜丙聲謂爲
非聲良足嗤矣夫誓彌音近何爲非聲且彌以丙爲聲
不以囟爲聲二文筆畫不同獨不思彌既從丙之誓聲
何以不用囟而用丙乎此等顯然譌錯之迹略未尋究
遽云其非可謂精於小學者乎二徐議論似此者多姑
卽此訂正之俾後來勿爲惑誤焉

丙亦古文囟亦從谷省篆文似丙丁之丙惟其從谷省

故上畫不平而透出半筆仍如谷字上半之公耳一切

經音義屢見丙字以爲古文鬧鬧導聲近故讀若導古

導服土語作落音鬧服與禪服之禪音絕不同導服不可

卽作禪字解也北方讀落爲去聲至今猶然音鬧導服云

者猶言去服故許君謂丙字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由此

思之導鬧同一音而丙鬧爲一字丙雖爲丙古文而實

各有其聲讀也惜宋本已遺丙篆又將三字說解顛倒

錯亂二徐因陋承譌不能辨正僅於內典中稍留蹤迹

而說又不詳孰能取證無怪千有餘年暗如長夜從無

論及者愚讀匸部匸下解曰從匸丙聲苦丙匸二聲之懸絕積疑久之乃悟匸字實取丙爲聲而隸體省去一畫之上出者遂譌爲丙聲而無從說之矣或疑丙非匸聲欲改爲內則愈譌愈遠幸元應書中存此一線之孤證得藉以辨別三篆及說解之譌謂非南閭祭酒之神有以相之俾發此千載之覆也可乎

言

从口
辛聲

此下脫古文一篆考本部詩謀信訊等字下均有

古文其左作𠄎從心從古文口應卽補此篆於言下二徐本脫去古文者此其一也

識

常也一曰知也從言戠聲

此有脫誤識在諦督之間必以知爲本訓

從言戠聲一曰大常也常爲天子之旂故以爲旗識字後世從俗用幟遂忘識有旂常一訓段氏疑常爲譌字亦偶未見及此耳

訴

告也从言斤省聲

大徐曰斤非聲而不言究作何字令人不解

斤爲籀文厂字斤省當作何形斤仍是斤並無所省而疑其非聲耶蓋訴字從言席聲席從苜聲故重文作愬譎亦取席之省而轉用其聲訴或不取席聲而省席作席亦未可知總之省不省均是席字與斤無涉不知爲

席之壞字。

字形不全者。

而以斥非聲三字疑誤後來二徐號

精小學猶往往妄說如是可勝歎哉

𦍋

叢生艸也象𦍋嶽並出之形。

此字上半象艸生地面長短不一下半

卽干部之羊宜曰從羊疑脫去從羊二字羊爲枝任象形而兼會意又𦍋字下從尃上半與𦍋同今本云從尃從𦍋省與此取象之指相合。

𦍋

舉也从艸由聲杜林以爲麒麟字。

此字篆形譌甘爲由當作從艸甘聲

乃合觀麒麟字從其甘其皆古文箕故小篆從鹿其諧聲古文從艸甘象形而兼取甘聲也或以爲從留亦非。

段

借也。闕。譚長說古邪切。段如

此字疑從皮下聲。下古文作二。尸之

所加疑是古下字。惜無佐證以明之。

彗

掃竹也。从又持姓。

此字今本篆文從姓。姓象衆生並立之兒與

彗義隔絕。當從又持。𠄎象帚形。𠄎本古丰字。通作豐。見周豐宮瓦銘。許不錄𠄎字。故於豐篆亦云從豆。象豐滿形。然彗字要當從𠄎象形。必不從二生之姓也。

筆

秦謂之筆。从聿从竹。

此有脫文。疑秦上當有聿也。二字不然。秦謂

之筆。語鶻突無根。愚謂筆卽聿之。或體當爲聿下重文。脫聿或從竹四字耳。

攸

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

汶

秦刻石嶧山文攸字如此

此字二篆顛倒非許書之

舊並非徐氏本之舊也嶧山原碑爲拓拔魏所毀止有傳摸紙本今西安碑洞所存一刻卽徐鼎臣所摸而其門人鄭文寶上石者文內攸字正作攸並不作汶如傳本果譌爲攸大徐豈不據說文以改正作汶乎可見秦碑本是攸字惟攸係汶之異體原本必先出汶字訓行水也從攴從水又出攸字云秦刻石汶字如此從人從水省而傳摸者顛倒篆文遂致與嶧山碑不符可見大徐本今又不知譌錯幾許讀古書可易言哉

農

从農凶聲徐鍇曰當从凶乃得聲

此小徐妄說也凶字重讀卽若凶去

聲何必從凶乃得聲乎愚謂凶卽凶之省文如古文西之囟囟一例農爲用力愬忙之事應從農凶會意疑原文從囟省聲二徐均不知音學輒率臆妄言如此類者不少學者以形與義求之勿墮其塵障中也

輿

弄或从口今作輿

輿訓升高從舛凶聲其上半與輿

古文要字

輿

古票字

輿

古農字

字同形又古文弄作輿與內部輿字相

似疑秦以前本有幽字至東漢時失其音義遂亾之耳觀輿農下說解歧出而輿票下亦無確語已可見一斑

矣。○火部𤇑下云從𤇑省中一畫無箸當從𤇑省聲。

受

从受舟省聲

此字從舟省頗難解。段氏謂許必有所受之亦

不得其證臆度之耳。考阮氏積古齋周頌鼎銘尹氏受王命受正作𤇑當爲籀文。此外尚有數器同此者。篆文取舟之右一筆省去兩頭而橫置之遂成𠃉之形。此許所本也。讀書不多不能知古人之意識字之難如此。

𠃉

治也。𠃉子相敵。受以治之。

此字讀若治。說解有脫文。但如所云則𠃉

形無箸。𠃉子相敵者謂呂形似𠃉非𠃉似子非子也。受以治之下當云𠃉其中使上下分別各就其理則敵者

治矣。此字本從受出。許君以無受部可歸，故錄於受部中。其文宜次受下。

殺

戮也从
殸殺聲

段氏曰：殺非聲，當從古文。以下有希字，謂卽古

文殺與裘從古文求同。此說未確。殺自系別一字，非殺之古文。且與希形不似。希必非殺之譌。愚以殺從尢從又，當以芟刈禾黍爲義。又卽古刈字。尢卽古穉字。尢從八象形，合又成殺爲會意。殺讀若察，亦與殺微異。非殺之古文，故取以爲聲。惟今本無殺字，或許君偶遺之。抑傳寫脫失，皆未可定。以六書之法論，殺宜入又部，尢部

而建首無此二文無所歸屬今當補杀字於八部未作
從八從乂從乂八亦聲八訓分別與芟刈之意可通而
殺從杀聲爲許君原文不必妄改矣

卦

从卜圭聲徐氏曰圭聲不相似从挂省聲

此說非也圭瓜一聲之轉何以不

近殆以挂訓畫古有畫卦之說故附會云爾獨不思挂
從手圭聲與卦字一例亦可謂圭挂聲不近乎

𠄎

灼龜坼也从

兆古文

此二字古文象形篆文指事卜爲

建首故先出𠄎字後出古文其曰象形者正釋兆字也
𠄎之左卽用古文兆今本作兆少一筆必非其舊古文

止象坼兆參差不一之形篆加卜者明此爲占卜之事

以見其意自應作從卜兆象形安得不從兆而從兆乎

兆爲譌字明甚

段氏以兆爲兆即據此立說而未加詳審遂爲小徐所惑

至兆下云

古文兆省兆又係𠂔之譌省字誤增先有兆後有𠂔古文何從預省只當云古文𠂔三字足矣說解二其十一字而譌者二衍者一卽此觀之古書之外錯曷勝其辨治經訓者可易言哉

𠂔

宮不見也關

此字讀若縣從自下𠂔許書無𠂔字故不言也

今以臆測之𠂔爲古文坳而爲古文天見玉篇等書疑

晷當從日省天聲其義爲自近而遠極望不見日在郊野而天之象更杳茫無際晷卽古文邊字後加辵見意而晷遂不用作縣音者亦漢唐人臆定非其本音引申爲宮室深遠不見亦非本訓

芾


相當也闕讀若白

繭

蠶衣也从糸从虫帶省

此二字疑本一字也芾當爲

繭之古文二字說解皆有舛扁芾下脫從艹云云今止存七字必未完之文繭下所云亦係譌錯繭篆明明從芾安得云帶省必原文脫誤妄人以臆補之段氏改爲從糸從虫從芾是也愚攷芾字不見於經典而白聲與

繭甚近其爲繭古文無疑篆形當作象蠶齧破繭而出卂象其身與角。○象繭壳形本在糸部繭下不知何時脫失而妄人又入之卂部故說解與字形全不相應而又委之於闕耳今宜移卂於繭下而刪卂部卂字。

烏

雛也。雛篆文烏象形。雛從佳咎。

此字說解有脫誤烏與雛亦非一字並

不同音其以雛爲篆文烏者妄人所爲也按烏從日從烏省象形而今本脫去五字僅以雛也兩字顛預了之下增一雛篆矣而又妄矣烏下音七雀切大徐直以爲鵲之古文徧攷經籍中借烏爲履烏皆讀若昔無讀若

誰者詩松柏有鳥叶讀若桷亦非本音愚謂鳥係誰中之一類如山誰之覺爲誰之別名今俗語呼誰爲喜雀喜卽鳥音之譌此當傳之自古非近時始有而悠悠者竟忘乎鳥有喜音喜昔聲近而以爲與誰音同也知鳥止當讀若昔乃能知誰非鳥之異體爲鳥與覺之總名其字從佳昔聲訓爲鳥名當屬佳部今俗作鵲亦因佳鳥互通鷄雞雞雞一例耳宐移誰入佳部刪鳥下篆文

東

專小謹也从么省

物初生之

此二文音義相近疑本

爲一字古篆異形各爲字母聲母之用故分建二首耳

耑象艸木初生毫無疑義惟𠂔字說解似有脫誤𠂔之
篆形上從屮下從彡省中似田字亦必有說且專小謹
也文亦不了疑作專專小謹也𠂔專𠂔三字意皆可通
專行而𠂔𠂔皆廢從彡省以下疑作從屮在田上下象
其根凡萌芽初發必小而謹束不遽分散故有專壹之
意其從田者亦如耑字中畫一之象地且田聲與𠂔近
安知古人制字不兼取其聲耶屮亦聲不合恐非原文
𠂔從屮引而止之𠂔如𠂔
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此文從字下補一段說是也否
則不成文理馬字係牛之譌說亦是

玄

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

此解未完當作象絲而入覆之故從入從

絲省茲疑卽籀文玄故左傳何故使吾水茲釋文曰茲音玄與艸部之茲從艸絲省聲者迥異茲茲二字經籍多不分宜從段氏說

予

推予也象予相予之形

互相詐惑也从反予

此解疑有脫文相予必有一物

徒曰相予以何予之安得有形況予上作𠄎是明明有物在手向外推之予下之丩當從手省象手形故有推予之義攷周習鼎銘錫汝赤環環作𠄎爲象形之文予字正取持𠄎向外之象其訓當作推予也從手省從𠄎

象相予之形。曰古文環如此則形與義皆了然矣。刃從反子亦取以物與人而設詐取還如相如完璧情事名予而實不予故曰相詐惑引申爲一切虛刃之意許書環下未錄古文故予字說解難於指實然確係從古文環無疑特訂正之以補其未備云

𠂔

列骨之殘也从半𠂔

此篆桂未谷先生亦疑之而未有說愚妄謂

𠂔當從骨省骨去肉爲𠂔此又爲殘毀之餘則已非骨之全而似半𠂔之形矣故疑從骨省象半𠂔形今二徐本脫失數字耳若從半𠂔則口內多一小畫於字形不

合。

羸

或曰罍名。象形。闕。

此字讀郎果切。音裸。說解必譌脫。如今本則

無此文。法既在肉部。自必曰從肉云云。何得艸率乃爾。以法論之。宐云從肉亾。從夂。從口。口古圍字。或曰罍名。闕闕者。不知其音訓。不能臆說耳。象形二字。更顛預羸。篆見在。有何罍象之。此直妄人所爲。遁詞既窮。委之於闕。疑惑後來。殊可恨也。○愚以臆測之。羸肉少也。從肉亾。會意。從夂。口聲。疑卽古文羸字。羸訓羊瘦也。從羊羸聲。羸音雷。或省作羸。與秣朮裘求一例。讀若裸。裸累雙。

聲累又轉黎故羸羸字從之而取羸聲又裸冷雙聲冷
轉倫盈故羸羸字亦取羸之轉聲羸不必從羸省也且
據徐氏之說羸音盈羸音裸羸何以得羸聲而讀若盈
乎不此之思而但謂羸從羸省妄作解人古今若二徐
者滔滔皆是段氏精於聲韻而亦不加糾正何歟

弱

調弓也从弓弱省聲

弱

撓也上象撓曲多象毛麓撓弱也弱物并故从二弓

弱從弱省合轉

注之法然本書無弓字故說解如是果有弓不須從弱
省也弱字說解頗多牽強恐非許書原文今訂之於左
弱者彊之反也彊訓弓之有力從弓彊聲則弱訓弓之

無力。審矣。弱本從弱。從二彡。弱有彊意。而彡爲毛飾。無力之物。弱如二彡。安得不弱。故從弱。從二彡。會意。法當屬弱部。乃明明從弱。不屬其建首。而別立象。撓曲一訓。明明從二彡。如兢兢從二人例。而云弱物并。故從二彡。弱物何所見。而必并。且彡者何也。乃曰從二彡。此尤不辭。曾許君而爲是說乎。愚謂弱字必在弱部。不知何時併其說。解亾之。遂致妄入彡部。而爲此支離無據之說也。○又彡字不見本書。或許君所未錄。然揆以六書之法。當有此字。彡加彡。猶言彡如毛。其無力顯然。故弱從

二弓二彡爲指事之字。陶氏說邪引道藏以弓爲卷祇之卷。又省作弓。楊升庵又謂弓卽糾之異文。此皆向壁之談。不爲佐證。竊疑弓卽弱之古文。弱爲弓之籀文。古文多簡籀文多繁。觀許書兕羸鹵鬪鬲輻輳等字。可見其概。弓字或補入弓部。或當爲弱。下古文俟博通者定之。

筮

可以收繩也。从竹象人兩手推握。

互

或者

此二字聲同義異。互非筮之

或體。說解亦有譌舛。筮當訓所以收繩者。從竹互聲。爲形聲兼會意字。屬竹部是也。若互字從二從夕。夕卽白。

之省爲糾繻之古文俗所云糾葛繻結皆有交互之意故互字從亠當訓交互也從二亠象人相推握使二物交合之皃爲指事而兼象形字加竹則爲收繩之筴加木則爲行馬之極均取交互爲義非專諧聲也互字屬二部爲允以爲筴古文者亦非也或云裘求秫朮等與此一例互旣不附筴下求朮等字將移之何部抑仍之乎則應之曰裘求秫朮本係一字特分古篆離其篆文無部可歸又不可建首法宐附見篆下若互與互字皆明明別爲一義各有所統安得混入重文而紊六書之

法耶。○今二徐書中部分錯亂及說解譌脫者頗多。如互互等字以淺陋若某尚能知其舛誤豈許君曠代通儒反見不及此乎。蓋因晉宋間五胡雲擾漢人詰訓淪亾殆盡而俗崇隸艸併籀斯之筆畫而淆亂之於是一二妄人稍見六書影響自詡通博臆爲增損而許書之眞面十去五六矣。近世學人匙筵此理墨守二徐本奉爲不刊之典而不知其厚誣南閭也。實甚可不大聲疾呼以代白之哉。

甘

美也从口含
一一者道也

此字之一非數目字說解未明顯從口含

一者謂口有所含而味之也一象所含之物以一爲道反迂窒矣音字從言含一亦然言者衝口直出音者聲在喉舌間停頓宛轉有含蓄而不遽吐之意本專指人而言引申之爲五音八音耳

鹵

驚聲也從乃西省聲籀文鹵不省或曰鹵往也讀若仍

此解有譌舛西省聲當作

鹵聲鹵古文西鹵從鹵無所省也籀文鹵不省五字不當在鹵篆下與鹵不相應鹵隸作迺或作迺見漢書及碑刻迺之篆文有作圖者見唐石刻度必有所本愚妄謂迺下當有圖字云此籀文鹵從乃從鹵省鹵亦古文

西乃不省讀若乃其作仍者誤加人耳否則讀若仍爲
齒字之聲讀若乃爲圖字之聲如囟囚一字二音之例
而今本於西聲下脫去讀若仍三字而圖之讀若乃又
譌爲仍也至或曰往也五字疑是下齒字之說齒訓氣
行兇引申有往之一義而又誤入於齒不省下耳齒不
省三字更鶻突不解齒從囟本無所省其作𠂔者卽與
齒之從乃省者無殊安得云不省耶總之許書經傳寫
者偵倒脫誤竟如亂絲雖段桂諸儒專治此書竭盡心
力而不能一一整理悉還舊觀小學之道真難矣哉噫

豈

師還振旅之樂也从豆微省聲

豈讀若愷義亦相近今本微省聲微爲

斂之譌然亦非從斂省也以字義求之疑從自省聲自
訓小阜有衆多之意故官師字從自其篆形作巨省去
二丿畫卽成尸矣且師還振旅士卒衆多歡譁而返是
爲豈俗作凱唱從自省猶從師省也師有衆意爲轉注之
正體識者幸勿以爲好奇也○人部斂從豈省聲大徐
謂豈從斂省斂不應從豈省蓋傳寫之誤疑從耑省云
云是欲攷覈形聲以求一是而豈知斂從豈省固不誤
所誤者豈從斂省耳許君竭盡心力作此一書必不偵

倒舛錯至是徐不疑豈之從斂而但疑斂之從豈所謂
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至云豈從耑省亦非耑與豈聲
旣不近義亦弗通不合轉注之法大徐不知轉注故其
言如此特訂正之以見古本譌脫之多讀者宜深思其
意毋爲流俗誤本所惑也

有所絕止
而識之也

主

鎧中火主也从
徐氏曰俗別作炷非

此二字說均譌

錯愚謂一者鎧中火也銳而直上正而不偏象火上達
形此爲本訓隸借用主字以爲主宰客主者皆一宇也
乃今本一語未及其所云絕止而識之者當卽後世讀

書點句之、宐作冫下勢與一不同非許君語秦以前書皆簡冊縑素未必有加點之法恐無此、字卽有之亦必不同主音若鎧火之一則自古有之豈可以、作一而反置本訓不言乎殆遺失本訓而妄人爲之耳至主字當訓鎧火之主也從一亦聲呈象鎧形若今本所云則主卽一當爲一之異文不得爲盛膏之器此等疑似處前賢悉未論及學者宐細參之。一形不可作隸故漢時卽通用主而別作炷字代之此亦一之所趨不得不然如以左爲方方爲匚曲爲匚卽象一書同此例

爵

篆文

禮器也

象爵之形

中有鬯酒又持之也

中

此會意兼象形字說解象

爵之形爵係雀之譌雀小鳥也爵上半之奇象雀形下

從鬯從又會意非全體象形也爵自爲酒器之名經典

中之爵入大水爲叢毆爵皆通假非本義疑旃爲雀古

文故爵取其聲不僅象其形也○或以說解有其聲節

節足足之語遂援淮南子所說謂爵卽鳳皇此妄說也

爵本非鳥名通假亦止作雀字曾有鳳皇居叢木而入

水者乎節節足足正雀鳥之聲何足爲異諸子書多附

會不典之談貴別擇其是非不可盡信之也

爵之形爵係雀之譌雀小鳥也爵上半之奇象雀形下從鬯從又會意非全體象形也爵自爲酒器之名經典中之爵入大水爲叢毆爵皆通假非本義疑旃爲雀古文故爵取其聲不僅象其形也○或以說解有其聲節節足足之語遂援淮南子所說謂爵卽鳳皇此妄說也爵本非鳥名通假亦止作雀字曾有鳳皇居叢木而入水者乎節節足足正雀鳥之聲何足爲異諸子書多附會不典之談貴別擇其是非不可盡信之也

辜

孰也从音从羊讀若純一曰鬻也

此字有三讀一曰四字非原文桂氏

云未聞其說愚謂此說別一聲非說別一義也蓋孰從辜聲孰鬻音近當作一曰讀若鬻耳至純之音爲醇敦等字之所取聲讀若不誤惟攷宗周鐘銘有辜伐其至戮語釋辜伐爲烹伐阮文達公云辜說文訓孰也讀若純義同烹烹伐猶言殺伐鄴卽撲字謂殺伐其內侵之師乘勝擊其都邑以聲罪致討也此說極明尤是辜爲古烹字無疑當又讀如今之烹不止兩音也軋字隸變作熟其下四點卽羊字所改烹亦當同此意度漢人必

有所本非出臆造乃經典中皆以高爲烹而未見作稟者則又所未諭矣

桓

竟也从木恆聲

𠄎

古文恆

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心以舟施恆也

𠄎

古文

此四字

部分說解均有舛錯恆字說尤窒晦以法論之桓當訓

以木橫互止物不前從木恆聲屬木部是也𠄎當別爲

一字屬二部爲會意兼指事字蓋二象川之兩岸而舟

往來其間凡水中有物阻之卽爲互塞

古作

舟在水上

亦似互塞之象故讀若梗今本以爲古文桓決非許意

至恆訓常從心互聲爲形聲之字當屬心部今本云心

以舟施是何等語。漢儒文雖古奧，有似此者乎？可一望而知其謬也。古文亟從月，引詩如月之恆，乃今本從外，不似月字，則併象形亦譌，尤不可據。

口

回也象回而之形

此解下當有讀若圍，一曰讀若圓二語。口本

圍圓二字之古文，而許不言者，以口建首，不得併錄二字於口下。曰篆作某某也。圓之古文，金石多作○形，與口不同。以法論之，圍下當有古文攷，肩字員字皆從圍之聲，不從圍之聲。其字形亦當小異。肩員上口不得作正方形，宜四角圓轉，以別於從口之邑或等字。始合篆

法此等細微處亦不可置之不論也

羸

从貝
羸聲

此解不誤大徐不知音學妄云當從羸省聲非也

凡從羸之字皆取其聲說詳前羸字下

壺

篆文
作

壺

从口象宮
垣之形

此解有脫文壺字下半象形而上半

非也蓋轉注兼象形之字取橐之半以爲聲耳宜補從
橐省三字於從口下其義乃足

𠄎

从反邑
𠄎字从此



此文止𠄎字從之別無所用自漢訖今竟不






知爲何音何義儘可棄之而許君必錄此於邑部之末
者特以𠄎字故耳不錄𠄎字則𠄎之左半無根難於建

首而鄉鄉無所統屬。由此推之。凡反文倒文之配形爲聲。如中、日之類。許書必不遺漏。勿以傳寫之脫失而併誣及作者也。

鼎

象析木以炊貞省聲

按析木之形。古金石文多作。不作。卽片

爿二文。反正相背。積古齋款識內。析父甲彝。父辛卣。父己觶。析父乙敦。均有此文。皆作。釋曰。析木爲古析字。片得其右。爿得其左。卍旣可作。則爿自可作。而牆牂戕將等字。從爿得聲者。何不可作形。唐人說多相同。必有所本。小徐未見古文析木之形。妄謂牀從省。

凡𠂔聲之字皆欲改牀省聲真孤陋寡聞果於自用者而後世小學家猶或拾其餘唾亦何爲耶𠂔已錄入說文補逸中今因鼎從析木證以古吉金遺文益知其確復記數言於此。𠂔宜入木部析字下許君未得確證雖心知其義而不敢錄其文僅於鼎篆微言及之慎之至也今旣得確實證據宜補𠂔於析下則鼎字之象形愈明而𠂔聲之非牀省不容紛紛聚訟矣。又許君叙次建首仿易序卦故鼎從𠂔次片部之後猶舛之次於及後也由此推之及部未必有中片部未必有𠂔然後

鼎舛二篆得以嬗聯接下。否則不相貫矣。若晁氏謂唐本有月部則未必然。月止爲他字之聲不爲他字之母。法宜附見部末不當建首也。

克

篆文

𠄎

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

𠄎

亦古文克

彖

篆文

彖

刻木彖彖也象形

此二字說解疑有脫文。克下當訓

肩也。從高省。象人側立負物形。其曰象屋下刻木之形。七字宜在亦古文克句下。以彖字下半同彖也。若彖字下半似刻劃形。而上半似𠄎。古勝字𠄎似允。古文或合二文兼會側身屈足之意。克彖相聯爲一類之事故。古

文克亦近彖形。今工匠懸空彫琢，必不能正立安處。古時想亦如是，因此創制克彖二文，以形兼意，或未可知。存此以竢識者。

母

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貫象寶貨之形。

貫，錢貝之貫也。從母，貝。

此二字本爲一字。古

止作母，後加貝作貫，以見其意。久之遂通用貫，而母廢矣。母下當有古文串，或作串，兩篆今本無之。故心部患字本從心串聲，而云從心上貫，叩亦聲，不辭之甚。致不可解。患下說解疑非原文，且下有古文患，明明從串。可見串皆母之古文也。南宮中鼎銘貫行之貫作串。

與古文患上半相似彼時正用籀文故益繁密耳母部
母下當補此古文二篆

禾

从木从叒省
叒象其穗

此字上畫從右向左作下垂之形宋本從

叒省實許君之說而段氏以爲淺人所增刪去之非也
叒有妥音故省之而取其聲說解偶脫聲字耳攷金石
古文禾字上畫向左獨長大似竹葉形所謂從叒省者
正省去其兩旁而取其中畫側置於木之首向左倒垂
象禾穗之狀因悟我字之手或亦從叒古文劫而省之
歟凡此皆古人傳疑之類姑卽臆揣者錄而存之不敢

自信其有合也

倂

送也从人
奔聲

此古媵字。今本說解皆是。乃徐鼎臣謂倂不成

字。當從朕省聲。案勝字從朕聲。古者朕或音佚云云。其說甚謬。倂從卅執火會意。何以不成字。勝從朕聲。與佚何涉。乃云倂當從朕省。又云朕古或音佚。憑空武斷。全無證據。與小徐謂戕牆等字皆從牀省者無異。二徐多有此種議論。疑誤。後學急宜刪去。至倂從兩手執火與聿音義相同。已詳說文補逸中矣。

朕

我也

此解有脫扁。非原文。我亦非朕字。本訓以法論之。

當日從舟舛聲一曰我也闕必不如此苟簡愚以朕當訓舟罅也引申爲朕兆又借爲自侑之朕何以明之舟有罅隙必得火以照之始見蓋其端甚微若龜兆之垢不可遽覩故引申之可爲朕兆字也古不論尊卑皆得自侑爲朕意謂人之知識必如火之光明幽隱畢察因以爲己之侑此以朕訓我之由自秦始皇以朕爲至尊之字禁臣下不得用致趙高愚弄二世云天子侑朕者謂宜深居不出使人罕見無以窺其端兆此正附會字義陰肆奸謀而二世不悟遂殺其身而亾其國一言之

欺矣其禍至此說字義者安可忽乎哉

苟

自亟飭也从羊省
从勺从口音亟

苟

亂艸也從艸
句聲音狗

此二字久不分別併

不識苟字經典中皆譌從艸段氏謂經典不見者非也
攷苟從勺口卽慎言之意故訓亟飭又引申爲誠實凡
古書中所用苟字如苟日新苟有用我者苟志於仁矣
及各書中訓誠訓果訓如訓儻之苟皆卽此苟字宜讀
若亟並非借苟且之苟而天下古今皆讀作狗音竟無
一人言之可怪也至從艸之苟字如臨財毋苟得臨難
毋苟免苟完矣無所苟而已矣等語則宜讀若狗以其

皆有苟且粗率之意故恭敬之敬從苟聲而兼會意若從苟且之苟聲固不諧又會何意此眼前日用之字世多習而不察而艱深微妙者更不待問矣詰訓之衰可勝浩歎

鬼

人所歸也从人象鬼頭从厶鬼陰氣賊害故从厶

此說疑有脫扁義似未完夫

鬼者歸也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生有功德及民歿而祭之要皆在人鬼之列與天神地祇同爲尊備非醜惡之號若爲人所畏惡者則別有邪魅一類如左氏所言彭生伯有等非周孔之所謂鬼也形狀怪異陰氣賊害

皆指彼等而言何可不分別邪正而使聖賢祖考悉與
爲儕伍乎且神鬼一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從覩其
頭面凡見形作祟者皆妖魅物怪非鬼神之真卽有形
有聲使人恐怖者亦鬼神假以示警所謂游魂爲變者
也愚謂鬼卽人之魂魄彼凡庸之衆生則昏昏蒙蒙死
則泯泯漠漠不足爲人安得有鬼旣死之後其氣散亾
而已若夫賢能之輩得天地之元氣而爲魂魄生則寄
於形體發爲聰明死則歸於太虛播爲靈爽往來天地
間不隨形以俱盡而人特不見之耳是以人鬼二字足

與神祇並重。今篆文字形從人從亼從由。由與因由之由。篆形相似而謂象鬼頭亦恐未確。許君據師說錄之。必有所受愚昧之見。覺有未解。妄綴數語。俟世之通人訂之。

由

鬼頭也。象形。音弗。宜讀若莫。

徐此字及說解皆大可疑。由篆文作由。

與因由

音猶

之由無別而一讀若猶一讀若莫聲異而義

不同。攷許書由聲之字二十有餘。而迪、袖、苗、笛、邨、舁等字則皆與莫聲近。與猶聲遠。而篆文均作由字。隸亦從由。不從由。亦可見由由之本同一形矣。然許君於由下

無因由從由之說則此二讀固非一字又不可混而一之愚謂因由之由當屬田部或爲邈古文已詳說文補逸篇內至此部建首由字似可刪除其所屬之禺從內象形當入內部畏字古文本作𠂔從爪由聲空入爪部附篆文畏字從人從𠂔𠂔卽爪字側形𠂔省聲𠂔從由亦合轉注之法至讀若莫之由當爲鬼部魁之異文與從田之由形微異而聲訓迥別許君因蒙鬼字建由作首而全書中又脫去因由之由字以致從由得聲者彼此牽混疑竇益多安得起古人而折衷其是非耶○攷

鬼部彪下有籀文象段氏以與說解不相應輒刪去之
愚疑象本作由在許君時已誤加彖妄併籀文遂併錄
於彪下今幸存此蹤迹藉以推求本意段氏遽刪之未
免武斷茲妄就鄙見訂正各篆說解於左

鬼

人死之後或有游魂爲變者陰氣賊害
於人故从人从厶从由由古文彪字

魂

人所歸也生有功德死而祭高之从示鬼聲○今本以
此字爲鬼之古文非也當別爲一字屬示部

彪

老精物也从鬼
彡彡象其毛

彪或從彡

彡

古文彪象兇
末聲彡惡可畏之形

⊕

亦古文象
彪頭形

以六書之法論之魂爲鬼神本字凡經典中作鬼者皆
通假字也鬼則宜訓鬼物鬼怪自爲部首使二字劃然

分明世亦不一例畏惡之矣若彪之從彡自係指物精
刃化如离魅罔兩之類人則生本無毛豈以存歿異形
足見鬼彪非專指人而言至由爲彪古文其字形宜狹
而長與因由之由稍異而鬼字或從之會意亦未可知
狂瞽之見如此不知於六書之道是否有合知言之君
子幸論定之

卬

古文礦周禮有卬人

此古礦字象銅鐵樸

古璞字

石拆裂不一之形

又借爲童卬字詩總角卬兮讀若貫鄭箋曰卬幼穉也
象童子束髮作雙髻形今本篆文譌作卬卬爲卯字古

文近時遵義鄭氏珍誤說文逸字已將卅字補入卯下
尚未及訂正石部卅字之譌而段氏竟刪去石部之卅
非也

豕

豕部豕也从豕

彘

豕部豕走也从豕

彘

豕部首修彘獸从豕下象彘足

此三字篆文譌舛宜改正攷彘卽豕之籀文豕部豕下
脫彘字一篆致彘部彘字下半從彘無根乃妄增象彘
足三字非原本如是也象彘足三字宜在豕部彘籀文
豕之下豕部讀若弛之彘篆文脫去一畫段氏改爲彘
是也又豕部訓豕走之彘卽易彘象之彘既曰從豕省

而篆文乃下從彡與建首之彡相同竟似複出不但語
不相應也蓋彡彡雖係一字而其形究有古籀之殊安
可混而一之許書傳寫錯亂如此非細心覈校何從見
其真面如豕部豕下今世字誤數語直不能讀經段氏
改訂乃成文理汲古之學豈不難之又難也哉

忝

人部仁之古文从心上千

此非原本篆文也法當作恡從心壬聲壬

善也與仁愛意近壬篆上似千字寫者偶遺下一畫遂
成忝矣仁從心千於六書無一可通古聖制文字必不
如是本書食部飪下有古文恡正作從忝加人此可證

古文仁從壬取聲不從千字也

瀕水厓人所賓附瀕蹙瀕蹙涉水瀕蹙按此當爲一字瀕篆

瀕不前而止從頁從涉




蹙從瀕卑聲

文蹙或體故蹙下所訓與瀕無異音亦相同疑瀕字本

屬頁部故曰從頁從涉不知何時增一瀕部又分爲二字宜移併頁部爲是

龍从肉飛之形童省聲

此就小篆之形說之未竟其義也龍字古文

頗多而一字未錄原本恐不如是攷金石文龍字與巳篆同龍蛇一類故通作一形周龍伯戟銘作象首尾又甲之形非肉字亦非從童省今字典龍下古

文竜卽是此字而說小篆者以勹爲肉。屮爲童省而指右邊之彊象飛之形耳。六書之法象形最先諧聲最後龍象形不得從童省也。又古琫戈銘龍作𪔐亦象其全形。𪔐卽從此變出。桂氏引王伯申先生言彊爲古文龍而說未詳。愚謂小篆係參合兩古文而制龍字。本專象形而變爲會意兼形聲也。

按彊之反文卽弱之半。彊爲神化不測之物。故乾卦象之以擬天行之不息。則物之彊者莫彊若矣。然彊之反爲弱。故弱之象取之向疑。寫卽古文弱。證之以此益信。

𠂔

背呂也象脊肋形

𠂔

背呂也从𠂔从肉今作脊

此本係一字。𠂔爲古文篆加

肉以見其意。當曰𠂔或從肉耳。其讀𠂔爲𠂔。

俗作𠂔

者唐

宋人之臆說。古無此讀法也。𠂔下背呂也三字。衍文本爲一字。更何待再言乎。且名脊曰𠂔。於六書之義何居。自一妄人倡爲此讀。而二徐皆從之。絕不參攷文理。疑誤後來。而世尚推之爲通人也。豈其然。豈其然。

姒

夏后氏之姓从女呂聲

此字本作姒。今本無之。必脫失也。已詳說

文補逸編內。近讀阮氏積古齋金石款識。有周師旦鼎銘。作周王大姒寶尊。姒字正從女從呂。與小篆同。可見

三代前固有姒字或因許書不見凡經典中姒字皆欲

以似易之亦拘虛之見矣

妥

安也从女爪

隋

南楚之外謂好曰媼亦省

媼亦省

媼者从糸妥

車中所把

按許書無妥字段氏補之攷周戎都鼎銘用妥眉录鄭
邢叔鐘銘妥賓皆以妥爲綏阮文達公云妥又通蕤妥
賓卽蕤賓也儀禮妥而後傳言鄭注古文以妥爲綏是
妥綏古爲一字然皆讀若今撫綏之綏不讀若妥帖之
妥若妥帖之音同媼媼訓好與妥訓安義近唐韻媼作
妥未必非其本字而大徐以爲非是亦出臆斷古文大

篆一字數讀如丙高亭賡之類不一而足愚謂妥既爲
綏之古文又爲媾之異體正如變淫一例宜補妥字於
媾下以聲義皆近也至妥從女爪會意段氏謂與安同
意則是惟云女近於手則直不成語夫女以貞靜幽閒
爲德非禮不動所主中饋織紵之事細心經營自能安
帖古人制字或取於此

我

从戈从手手或云古垂字

此字形聲竟難揣測手爲本書所無謂或

云古垂字者許亦不敢決也然垂爲手其理有可通者
何以言之垂或讀若妥至今俗語尚然觀口部唾水部

湮土部埤其聲均與妥近古文作𠄎亦合象形之法與
衆一例唾埤從垂卽如從衆垂衆本訓雖別而衆通作
垂自古已然其文或亦並作𠄎也許不得確證故不采
錄而仍於我字下附載傳疑之語待後來者訂補之歟
愚謂我字當仍依許說定爲從戈𠄎聲當亦許君所首
肯者至一曰𠄎古殺字則必非原文不但殺下無此篆
且古人創制我字何取於殺之義此直可辭而闕之毋
爲妄誣作者也

也篆文
作 徐氏鍇曰語之餘也象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氣出口而下斂而盡也
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
以注水酒從匚也聲

按也與匱本一字也匱爲也之小篆也爲匱之古文自後世以也字爲語助乃別制匱字於是也與匱歧而爲二失其古訓而匚部也字說解不經之甚決非許君原文攷周姬匱銘尢戾匚姬單盤匱匱篆作匱象形今匚部匱下所云柄中有道可以注水者正是說匱之形與篆文匱字已不相應匱從匚也聲也卽匱所改可見匱爲匱之古文無疑篆文改匱作匱本象已晦李斯又省作匱而古訓遂亾小徐之說雖較勝不經者然終是臆度未究本原以也爲語助實係假借與焉於等字一例

茲既得彝器古文以爲確證而匜下之解又與相應則知也本作匜與匜實係一字其本形本訓由此復明於世而一切影響之談不足論矣今宜於匚部匜下補古文匜並附錄𠄎𠄎二篆刪去匚部也字庶學者不惑於謬說而得窺六書之指焉

匚 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

𠄎 籀文匚

𠄎 象器曲受物之形或曰籛薄也

𠄎 古文匚

按匚與

𠄎與匚本各爲一文其義亦別惟聲則相同許君合之爲一解者以𠄎匚無所歸又不能別作建首故特變例錄之耳按匚爲古方員之方而𠄎則受物之器與匜

相同非卽匚也。因爲蠶薄與艸部苗字相通而匚則專爲凸直之凸世皆借因爲匚而蠶薄之曲乃加艸作苗矣。凡此皆相沿已久許君亦從俗通融但於大義無害亦不欲生今反古動涉拘窒此等處皆古人不言之意須學者善會之全書中似此者頗多特於此四文發其凡以資旁通云。

虫

蝮蛇也象其
臥形音毀

蟲

有足曰蟲無足曰彖從三虫

此本非一字俗謂虫爲

蟲誤也虫音毀與虺聲同蟲自音重迥然各別然虫部所屬除蝮螭螭虺蜈蚣等字外如蜃蜃蜻蛉各類

皆非蛇虫之屬。許君所云或毛或鱗或介或鱗以虫爲象者。皆指此而言。雖偏旁從虫而實非蛇類。祇係蝨蟲之數。故漢人作隸以虫爲蟲。謂虫者屈中。雖俗師所傳。究非全違本義。但不分虫蟲爲二讀。又不知從虫字實兼兩說。遂爲通人所誦耳。愚謂虫部之字。凡非由蛇虫生意者。皆當爲蟲省。特建首係虫。自不得又別白之以亂其例。正如酉部之字。多從酒生意。止曰從酉。不曰酒省也。是在學者善讀之。而心知其意焉。

蠲

馬蠲也从虫目。益聲。勺象其形。月令曰腐艸爲蠲。

此字疑爲蝟之異文。蝟下訓

蝟也從虫冎聲說解必有脫字法當曰蟲名象其形蝟
蝟然徒曰蝟也究作何解其非原文審矣冎訓小蟲從
肉口

古圖
字

聲自係蟲類蝟又取冎聲其義當不僅爲蟲

名觀蜀下引詩蝟蝟者蜀以證象其身蝟蝟則蝟有卷
曲之一義矣蠲與蝟聲義皆近生卑溼土中卽腐艸所
化其尾有火飛者爲螢不能飛者爲蠲字形從蜀而又
非生葵中者一類疑古止作蝟後借爲蠲潔蠲棄乃又
制蠲字從蜀者亦取其形之蝟蝟然也本從蜀益聲而
蜀非建首故遷就說之云從虫目益聲勺象形仍是說

一蜀字如以蠲附娟下而引月令證之豈不直截爽快
矣乎古書爲妄人淆亂至此安得有識者不憚其煩爲
一一訂正之以還舊觀耶

凡最括也从二从弓二
偶也弓古文及

此字說解深可疑不知爲原文否

也段氏辨證甚詳然謂篆當作弓則徧檢古書及金石
文從未見似此者其不可信也審矣愚疑凡字當從一
從古文及屬一部謂由一以推暨之皆可云凡也今篆
文明明從乃從一不似古文及與說解不相應所云從
二者不見其形恐此字本不屬二部或妄移之耳姑存

此以竣參攷

亥

亥也从二二古文上从二人从匕象襄子咳咳之形

彖

古文亥亥爲彖故與彖同

按亥彖古

本爲一字與自𠄎𠄎亨同例雖聲與義各別而形體無分在于支中則讀若海在𠄎類中則讀若矢各因上下文義讀之六書中似此者頗多任人臨文自審耳亥字古文師且鼎作𠄎父已鬲作𠄎𠄎𠄎鼎作𠄎𠄎𠄎皆與今本古文相近惟癸亥父已鼎則全象彖形作𠄎知春秋前上有彖字而分二聲用之迨桓文以降始有亥字

亥作𠄎周公望鐘乙亥作𠄎𠄎漸似

小篆左傳二首六身之說正就彼時字形而言與古文無涉從此亥豕判爲兩字不能復合此亥字之原委也至豕之古文卽亥之古文而篆改爲豕又變爲豕取象微異用亦不同自隸體務從簡媾舉從豕之豕豪等字一概從豕豕行而豕廢遂不知豕之爲豕況能知豕之卽古文亥乎近代講小學諸公豈必見不及此特以無關要義置之不論夫豈知古人制字精意多在於此苟略而弗辨則根本迷茫凡經典古僻之字何從探其底蘊乎愚甚願學者遇形聲可疑處澄思眇慮以求之庶

幾窺見古人一二而倉史之墜緒不致盡湮於斯世也